

“为学术”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王尧

“忠实记录”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经验原则。《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在对当代民间文学全面爬梳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并完善具体的操作准则。笔者在与编者交流时,发现有些编者对“忠实记录”的理解参差不齐。书稿收录的一些传说文本,显然经过不同程度的改编,与口头文本有鲜明差异。笔者将有悖科学性的改编做法拈出如下三种典型与方家商讨。

其一,拼接。编者追求传说情节的曲折动人,宜于阅读。传说是一个地方之内民众共享的历史叙事,被访人时常认为无须多言,故“知之愈详,述之愈略”。这就使得传说被逐字记录之后,时常呈现为碎片式的零散话语片段,情节性较弱,不像故事讲述追求跌宕起伏的叙事快感。况且,由于传说具有“附着性”,往往落脚于特殊的地方风物,怪石、巨树、奇珍异卉、名胜物产,传说讲述者可能仅截取有关这一实物的片段,而隐去了人所共知的历史背景。如实记录,就是多人对话体、问答实录,没有现场的语境信息,篇幅亦十分简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来自听觉媒介的传说文本不宜宜文字阅读。因此,一些编者认为这样的传说文本不够完整,不足以呈现家乡传说的全貌。原貌,便将两三则传说连缀为一,间以移植、删减、倒置,以为能增强可读性,试图用一则文本展示人物的多种事迹。

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工作的“四性”核心是“科学性”。零散的话语片段原是传说的本来样态,无须刻意拼接,否则反而淡化了传说作为地方话语的属性。对传说文本的记录应放弃“完整性”追求,如实呈现其原生样貌。当然,服务于阅读而非视听的出版物将传说从口头语言转化为文字,需要从编纂技术和策略上予以调整。我们可以优先选择那些叙事丰满、肌理细腻的文本,也可以将多则较短的零散篇章设为一组,用同主题异文的

方式呈现,文末附加记说明来源和关系,而不必也不应偏离原文去刻意扩充篇幅、拼接结构。

其二,美化。传说在一个地方内部的流传,实则是诸多异文之间竞争和角力的结果。有些传说通过解释地方历史的方式,对存在争端的资源(矿产、田林、河川、牧场等)进行判定,甚至可能涉及家族世仇、群体械斗。笔者在湖南永州道县调查时曾听田广洞村村民讲述,当地出土的大量石像在本村与邻村械斗时会化为“阴兵”助阵。灾害传说内容惨烈血腥,如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以晋豫两省受灾最严重,至今流传着大量人吃人、人骨食的传说。对外展示时,编选者会着重考量传说在塑造地方形象方面的功用。对传说的遴选、甄别甚至重新编创,是对外进行文化输出时的常见现象。尽管传说是一个地方全民共享的文化,但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具有直接对外展示的能力和权力。借助传说建构地方形象的话语权掌握在搜集整理者、出版编辑者手中。一些传说读本的出版,除了对内保存乡邦历史信息,还承担了对外文化宣传甚至配合旅游推广的功能。此时,整理者恐怕难以忠实于口头文本,而是忠实于立场和情感。

其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将原本颇为生动俏皮的传说附加道德教化的训诫意味,或是为了凸显家风乡训而强行改写情节。笔者在山西洪洞调查时,当地流传着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争先嫁舜的传说:二女嫁舜之后,原本和舜共同居住在历山上,但是二人为了争当正官相持不下,姐

姐妹皇将妹妹女英一脚踢下山,落到了山下的某村,村民由此传说“大娘娘住在山上,小娘娘住在山下”。笔者访谈时,演述的村民一面讲一面做出踢腿动作,忍俊不禁,气氛十分欢乐。此时恰逢村干部经过,如临大敌,连连呵斥:“胡说八道哩!不要乱讲!人家专家回了北京是要写书、写论文的,你胡说八道被他们写进书里,你就是历史的罪人!”吓得该村村民噤口不言,再次见面时也不敢如常致意,而是绕道溜走,生怕自己说出“不该说”的真实样态,在专家面前破坏了本地的美丽乡村形象。

关于娥皇、女英这两位上古帝王之女像凡妇一样争风吃醋的民间传说在当地口头大量流传,然而在地方文人整理的文字写本中却颇少见,可知文字与口头不仅有叙事风格的差异,其中内容取舍更是隔膜而无法对等。一位退休的中学高级教师对笔者说:“老王是有德圣君,怎会允许两个女儿争风吃醋呢?”在他笔下,两位女神为了争大小而进行的三次比赛,全部被改写为文化发明。原本颇具人情风味的传说,像教科书一样陈述两位女神如何创造劳动工具、教化民众、持礼逊让,以期对村民施行教化,将家乡塑造为道德仁义之地。这种为传说负载社会功能的倾向并非鲜见。还有些编者担心实录传说会暴露家乡贫穷、落后甚至愚昧的一面,应该隐去;抑或认为传说内容和人物像家庭琐事,“不可外扬”,需要改写。

美化的做法蕴含着编者对故乡的眷恋深情。笔者理解这种乡愁想象和乡邦情结,在访谈中亦

时常被深深打动,感佩不已。但是在科学研究中,传说为何被采集、如何被使用,则是需要首先明确的工作目标。《大系》为时代留档案、为社会存记录,坚守科学立场和学术规范是展开后续一切工作的前提和根本。以此,从已有出版物中遴选时,需要辨析该说法的来源、动机和背后的人群,核验其在民间确有流传;在田野中搜集活态传说,则应原样照录,一字不移,克制乡土情结,客观呈现原貌。

其三,创作。有的采集者在整理时借机插入一首原创诗歌,或将原文口语改写为个人特色鲜明的散文语言,大量使用文言和成语。一些传说文本的讲述人、采集者为同一人,足不出户“我手写我口”,这也是亟须谨慎对待的。甚至将编纂《大系》的工作视为创作契机,将传说搜集、记录、整理视为文学创作,在传说基础上大量掺入个人编创和情感抒发的文字。笔者尊重编者的创作愿望、情感和经验,然而这种做法混淆了不同的工作目标。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发刊词”称:“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轰轰烈烈的“歌谣运动”就此拉开帷幕,“为学术”与“为文艺”也成为其后百年间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两座路标。“为学术”,是将歌谣、故事、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视为研究对象,以此探索背后的社会心态、历史流变、民俗规律,“辑录起来,以备专

门的研究”,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为文艺”是指“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以民众口头文学的清新刚健,为文学创作注入活力、更新气象。

以此,《大系》是“为学术”的,应避免在客观科学的资料集中融入个人创作。作为搜集、记录、整理的《大系》并非非展示个人文采的舞台,编者需收敛克制。在记录民众口头传说时,必须要素齐全,注明讲述人以示尊重民众知识的所有权,不可含糊其词,只录整理者、不录讲述人,甚至仅为搜集整理的工作者立传,对讲述提供大量作品的民间文学持有者不设传记,均为不妥。

“为学术”之余“为文艺”,则大可自由发挥。文学史上改编自民间题材的经典名著不胜枚举,《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在写定之前都在民间流传着庞大的传说群,成书后又不断被改编为说唱戏曲、网络文学、动漫绘本。在承担《大系》编纂工作之外,编者尽可能将素材另外进行个性化改编,但不列入《大系》中。以神话、传说、故事为题材创作小说、剧本,或以民歌、民间叙事诗形式创作诗歌,成为科学搜集整理工作之余的衍生品。

地方志记录空间沿革的遗痕,岁时记呈现时间流动的印记。而传说囊括了一个地方的民间历史、人物列传、风土杂谈,解释一地由古及今的文化流变,是民众心态的曲折映现。一部地方传说资料集可以补正史之阙,其价值和意义毫不逊于地方志和岁时记。《大系》不必止步于资料承载,而应追求成为激活理论、更新研究的“传统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副编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传说”组专家)

抗联传说编纂经验谈

□于学斌

式化的特点,有着较为一致的开头、传承和结尾。在时间表述方面通常是概括性的、模糊性的,如果是线性的历史叙事书写方式大概率不是传说。4.传承方式。传说的传承方式是无文字传承,在日常生活中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方式,代代传承。5.来源方式。传说故事来源于民间,所以必须采自民间,采集和编纂过程中要明确标出采自何地。所以,抗联传说的搜集整理要遵守学术伦理,如实记录,讲述人怎么讲述就怎么记录,包括场域、表演、动作、语气等都要记录下来。抗联传说整理过程中要避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削足适履,对现有的口述史、回忆录等文本进行改头换面;一种是对历史著述进行再创造,编造传说故事,这两种倾向都属于造假行为,要坚决杜绝传说数量不足而改编凑数的不良倾向。

抗联传说属于革命故事,是特殊类型的历史传说,不同于普通传说,抗联传说采集中对内容的界定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抉择和平衡,笔者认为有三对关系必须处理好。第一,要处理好神幻性和真实性的辩证关系。历史本身的叙述不是传说,如上述所列举的口述史、回忆录、历史著作、传记、科普知识文章阐述的内容都是史实本身,既不能将其列为传说,也不能摘录其中某个片段作为传说。传说是基于真实的虚构和编造,既有真实性,也有虚构性,真假参半。东北抗联传说同其他传说一样,也具有虚构性,但是抗联传说要在有限的范围内虚构和演绎,不能影响公众对抗联的基本认知,也不能歪曲、篡改历史,更不能矮化、诋毁抗联英雄,超出该界限的内容不应在收录范围。

第二,要处理好神幻性和革命性的辩证关系。传说具有神幻性、神秘性,充斥着许多超自然力量、人们的奇思妙想与因果报应思想。革命故事也具有神幻性,但是与其他传说类型不同的是,其他类型传说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做神幻化处理,而抗联传说的神幻化情节不允许有损抗联战士的革命形象。比如,可以出现抗联战士没有牺牲而是变成了一只鸟飞上了天,允许抗联战士变成天上某个星体,因为这些处理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抗联战士必胜的强烈愿望和情感寄托。但是如果民间故事家把抗联战士描写为一个懂巫术、用巫术御敌的人则不可,因为它脱离了革命实际,革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所以凡是涉及迷信、巫术、神灵等内容的传说需要甄别。如果反映了百姓的理解和看法则可,若将其视为革命者的行为则不可。传说故事的神幻性不能影响抗联的革命性。

第三,要处理好民间性和主流性的辩证关系。抗联传说属于民间文化,反映老百姓的所思所想,而抗联精神属于主流文化,已经列入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抗联精神源自抗联斗争实践,是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每一个抗联战士都是抗联精神的体现者和践行者,每个抗联战士面对敌人都表现出铮铮铁骨、不畏强敌、敢于牺牲、敢于赴死,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是民间传说中更多体现其生活的一面,极少或者没有宏大的叙事。抗联传说的民间性表达不能影响主流性,有些历史可以演绎,有些历史则不能演绎,有些历史传说可以有异文、异说,而有些历史传说则不能有异文、异说,因此在编纂过程中要谨慎,凡是同抗联精神相违背的传说不能收录。

总而言之,在编纂《大系·传说·抗联分卷》过程中要深入研究,严加甄别,既要注重历史事件特殊的政治属性,有明确的政治站位,也要兼顾学术伦理,遵守民间文学的学术规范,尊重东北抗联传说的原真性,做到忠实记录。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传说”组专家,《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黑龙江卷》主编)

2023年10月末及2024年1月初,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相关专家先后到吉林、黑龙江两省进行学术考察,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白家堡惨案纪念馆、通化抗日英雄林、八女与战友露营地遗址、汤原烈士陵园等地缅怀致敬英雄,重走抗联路,聆听抗联英雄残酷的斗争故事,痛彻肺腑,震撼心灵。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东北抗联将士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守护我们的家园。正如《精神的力量:46种精神引领百年大党之路》一书中描述的东北抗联:“白山黑水育英雄,一杯热土一环魂。”

抗联传说是百姓铭刻于心的家园记忆。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许多抗联传说,从抗联英烈的抛头颅洒热血,到普通百姓坚定的抗日信心与决心。正所谓无奇不传,传中见智,智里藏志,志之不移。1940年冬,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日本人残忍地在辉南各县轮番悬示杨司令的遗颅,他们想以此证明,东北民众的精神意志已经被他们摧毁,想让老百姓放弃抵抗。可老百姓说,这头颅是假的,杨司令早就化作大鹏鸟飞走了!在广大民众心中,杨靖宇已经幻化成民间传说中不死不灭的神话人物,“洋湖沟山连山,英雄好汉数抗联,山中有位杨靖宇,那是一位活神仙,小鬼敢踏半半山,有来无回全玩完!”

辉南县的民间传说《彩凤斗飞机》大意是:“日本关东军包围了凤鸣山,杨司令和警卫员二人骑着凤凰向长白山方向飞去,敌军的飞机在后边紧追,凤凰托着二人穿过了两山一沟,敌军的飞机却撞在石砬子上爆炸了。有歌谣说:蜂蜜顶子里,藏着杨靖宇,杨司令真神奇,骑着凤凰斗飞机!”

传说《长脖子与短脖子》则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某村生了一对双儿,一个脖子长,一个脖子短。长脖子说,你别看我脖子长,秋后不拿出荷粮;短脖子说,你别看我脖子短,再也不受日本管……”

“出荷粮”是伪满政权向农民低价征购的粮食。那时候,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日本人能吃大米白面,中国人只能吃高粱米、苞米面。谁家过年时偷吃一顿细粮,就是“经济犯”,被伪警察发现,轻则挨打,重则坐牢。有民歌唱到,“东北失守十呀十四年哪,百姓苦处无法言,实在太可怜。牛毛羊毛他呀他都要哇,鸡鸭鹅狗都上捐,搜刮咱血汗。穿的更生布,麻呀麻袋片呀,吃的树皮野菜团,饿死数千万。有心上街买点米呀,警察看见经济犯,押在监牢边。”

东北的百姓痛恨日本侵略军,也痛恨伪满警察。所以当传说拔一根公鸡尾巴,就能死一个伪满警察的时候,家家公鸡的尾巴都被拔光了。

抗联传说是艺术作品的创作源泉。抗联传说大力弘扬了抗联精神,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以反映抗联的说唱作品为例,很多都取材自抗联传说。

白家堡被日寇杀害了400余人,留下几个幸存者,衍生很多传说,其中一个传说被改编为中篇评书《小白猿大闹娘娘庙》,大意是:白家堡惨案中,有一个男学生因为去县城看病,幸免于难,但他走投无路,进了戏班子,后来因为猴戏演得好,人称“小白猿”,娘娘庙会那天,日寇也来看戏,小白猿上台,趁日寇看得入迷,拿金箍棒将其打得脑浆迸裂。

杨靖宇的战斗传说《巧布口袋阵》衍生出东北大鼓名篇《杨靖宇大摆口袋阵》,“杨司令二番传下令,叫全军分两路在西东。准备了战斗前的一切力量,埋伏在两旁沟岔鸦雀无声。杨司令摆下一条口袋阵哪,这一回敌人上当真不轻……”这个节目在1958年的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上荣获一等奖,周总理曾两次观看演出,给予热情鼓励。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过48集的《抗联英雄传》,“周保中割肉取弹、冯仲云离妻别子、吕妈妈舍亲生掩护抗联战士、

赵尚志率领百名战士跪地认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录制过20集的《铁马冰河丹心谱》:“李兆麟活捉久留岛,一钱傲骨一两金、文韬武略苗可秀、木匠幸入讲武堂,绿林豪杰老北风,和平天使嘎丽娅……”这些说唱作品将史实和传说融合,用细节彰显抗联英雄的大无畏。

抗联传说是人民万难不屈的史诗。鄂伦春是东北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少的一个,最近他们现身哈尔滨中央大街火出了圈。有人说上次邀请他们的还是乾隆。实际上,上一次让鄂伦春人出山的是东北抗联。1941年东北抗联的一名队长王明贵在大兴安岭抗日的时候结识了当时鄂伦春的头人盖山,二人一见如故,义结金兰。誓言是:“我们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愿同生死、共患难,不投降,不叛变……”鄂伦春人践行了誓言,他们骁勇善战,在一次次长途奔袭和游击战中,很多人壮烈牺牲。

除了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外,也有很多关于普通百姓抗日的智慧故事流传。

1945年,丁正洪在茶社说《西汉》。有位日本军官是个“中国通”,也天天来听书。有一天丁先生正说到韩信大谈孙子兵法,头头是道。散场后,那位日本军官对丁先生说:“您能不能把这些中国的古代兵法传给我,我愿当您的学生。”说着从手上摘下金戒指,“请先生笑纳。”丁先生用手一推说:“且慢,你光知道我会说书,却不知道我们说书艺人有个通病,上台满嘴是词,下台情绪全无,啥词都忘了。你要真想学,就等我换一家茶社再说到韩信归汉时,你一句一句自己记录吧。”日本军官问:“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丁先生说:“一年以后吧!”日本军官只好讪讪地走了。

还有很多民间说唱是反映军民连心的:“妈妈做鞋底,闺女做鞋帮,送给咱抗联,穿上打东洋。”“别看年纪小,个个本领高,白山顶去放哨,见了鬼子影,三棵白桦齐放倒!鬼子兵进屯找,哈哈,抗联队伍早就没影了。”

这其中的“白桦齐放倒”,本溪的七旬老人蒋俊友介绍说:把大树放倒,老百姓叫“消息树”。杨靖宇在本溪时就住在他爷爷家,要是日本侵略者来了,村民就把高高的大树砍倒,这样老远大家都能看到,抗联就转移了。

在东北只要是上岁数的人,上溯一两代人,无不讲述一两段抗日的故事。因为历史的脚步并没走远,英雄的血脉在这片黑土地上生生不息。这些用信仰之笔饱蘸沸腾热血书写的传奇,体现着忠贞报国、勇赴国难、勇敢顽强、前仆后继、坚贞不屈、勇于献身、不畏艰苦、百折不挠、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精神力量。

抗联传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载体。《大系·传说·抗联分卷》的立项有着深远的意义。抗联精神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丰碑,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不屈不挠,是铭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抗联精神历久弥新,有必要也必须传承。

东北抗联传说体量大、流传广,黑龙江和吉林省已经初步编纂出征求意见稿,辽宁省也在陆续进行摸底调查工作。我们在本溪桓仁地区搜集了抗联传说100多则,在辽阳等地搜集抗联传说40余则,依托《集成》辽宁的县区分卷,检索到辽宁各地抗联传说60余则,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这个数量还在增加。

《大系·传说·抗联分卷》的立项设想,是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挖掘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举措。死亡不是分离,遗忘才是。通过抗联传说卷本的具体呈现,让先辈们英雄不死,力量不衰,意志不减,精神不灭,信仰不灭。铭记先辈的牺牲奉献和丰功伟绩,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辽宁省曲协副主席,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说唱”组专家)

